

的同意，11月底，谈判正式宣告破裂，苏芬战争开始，芬兰人称之为“冬季战争”。持续了几个月的战争，芬兰人的抵抗强度超出了苏联的想象，虽然苏联迫使芬兰割让了包括卡累利阿地区和第二大城市维堡在内的约10%的领土，但却也付出了5.35万人阵亡、17.6万人受伤、1.6万人失踪的代价。

芬兰在苏芬战争后强化了与德国的合作关系，并也因此引发了1941年以收复卡累利阿地区等地为目的的“继续战争”。但随着德国在二战中的失利，芬兰只能于1944年单独向苏联求和。当芬兰与苏联停战后，芬兰旋即要求驻扎于国内的德军离去，但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于是芬兰再度对昔日的盟友宣战，是为“拉普兰战争”。

二战后，芬兰虽然没有直接获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仍然通过与西方国家保持经贸来往，让自己逐步成长为一个工业国。

大国对时间的平衡术

纵观瑞典历史，可以看出在1814年后，随着俄国、法国、德国的相继崛起，瑞典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自己与这些大国的实力已经不在一个维度，虽然俄国国力相较于德法较弱，但由于与俄国势力范围直接接壤，瑞典只能保持中立，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哪怕自己与俄国仇怨颇深，瑞典也不轻易选边站。

也正由于此，二战时期的瑞典，成为了欧洲极少数几乎完整保留了其国防力量的国家。二战后，美国积极采取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的战

后重建，致使欧洲大部分饱经战火的国家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援助，瑞典却可以进退有据地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立场。

冷战开始后，夹在北约与华约之间的瑞典，在两强僵持之时发现自己恰恰是一个分量颇重的砝码。于是，瑞典接着贯彻自己的一直以来公平外交的理念，对美苏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忌惮若是极力逼迫瑞典站队可能导致的使其完全归属对方的不良后果而对瑞典优容有加，于是冷战时代的奇观出现了：瑞典一边从美国吸收大量尖端科技来发展自身的国内产业，而另一方面则积极与苏联进行进出口贸易来赚取外汇支持经济建设。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当时瑞典还利用其中立身份将自己定位为国际调解人。

冷战结束时，瑞典再次实现了国力质的飞跃。高新产业位居世界前列，商业贸易与日俱增，作为典范屹立于欧洲。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跟瑞典的中立政策可谓息息相关。

苏联解体后，欧洲的东西方力量平衡完全破坏。作为与俄罗斯没有领土接壤的国家，瑞典已经没有了巨大的战略压力，随即加入了欧盟。近年来瑞典一反常态，脱离中立政策的原则，反复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动辄进行的联合军演，已经能够看出些什么。

至于芬兰，它保持的中立与瑞典非常不同。1948年4月，芬兰曾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被看作是芬兰为了生存和保持国家独立所采取的务实做法。芬兰历史学家迈南德说，如果说瑞典的中立关系到

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意识形态，那么芬兰保持中立则是为了生存。

二战后，芬兰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为了避免遭受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敌视，不偏向美苏任何一个阵营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也显示出小国在强敌环伺下艰难求生的无奈。从本国的中立政策出发，芬兰将对苏友好作为本国中立外交政策的立足点，甚至还允许苏联派来的政治人物在芬兰担任公职。

1946至1981年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两位总统执政期间，致力于建立与苏联之间的互信关系，在此基础上推进与西方的合作，并成为苏联和西方之间的交流门户。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期待从西方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

而对苏联来说，芬兰是西方技术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面向西方的主要门户。

尽管芬兰在战后成功游走在两大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但从政治形态和经贸关系角度来看，芬兰无疑还是要稍偏向西方阵营一些。随着苏联的解体，芬兰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大为减少，因此加快了和北约、欧盟的合作进程。

如今，瑞典和芬兰都改变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约，打破了多年来的平衡局面，看似抱上了“大粗腿”，但真的就能如它们设想的那样获得更安全的保障吗？当波罗的海不再平静，处在北约与俄罗斯对峙的最前沿，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不能不令人担忧。■